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美] 罗森塔尔 (Bernice G. Rosenthal) ● 著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

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

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 and the Silver 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杨德友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14034387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I512.065

24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

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

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 and the Silver 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美] 罗森塔尔 (Bernice G. Rosenthal) ● 著 杨德友 ● 译



北航

C172271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512.065

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 / (美)罗森塔尔著;杨德友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675-1691-5

I. ①梅… II. ①罗…②杨… III. ①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0172 号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

- 著者 (美)罗森塔尔
译者 杨德友
责任编辑 古冈
审读编辑 温玉伟
封面设计 卢晓红
-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2 千字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1691-5/I · 1104
定价 48.00 元
-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

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译者前言

学习世界现代史,我们得知,世界现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阶级以后第一次实现了推翻剥削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是废除、消灭、抑或扬弃私有制的革命。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证明。这个革命影响了 20 世纪大部分欧亚国家的历史进程,尤其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创造了苏维埃制度的十月革命的条目是“俄国 1917 年革命”,指出,“11 月 7 日,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占领了政府大厦、电报局和其他战略据点……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意这次政变,并批准建立一个主要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组成的新政府(俄历 1917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公历 1917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译按)”。

关于十月革命,我们所见到的著述,绝大多数是从 19 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始,进而讨论一战前后俄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入手,作为切入点的。

罗森塔尔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向我们展现了这个时期俄国人精神、社会情绪的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侧面。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时局呈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和心理方面有精确的、脚踏实地的分析，而且政策和行动都很果断，所以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一场伟大的革命必定和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革命舆论准备阶段。从整体上看，俄国是一个笃信基督教—东正教的国家，因此，宗教思想深入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其中的变化反映在“革命舆论准备阶段”过程之中。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白银时代期间的知识分子，部分地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另外一个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舆论与活动）。象征主义诗歌是文学主流，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则是从启示论（终末论的一个派别，预言世界末日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审判万民，拯救信徒，信徒与上帝共同统治新世界后的启示内容）出发，进而提出个人与社会拯救的启示，即“解放协会”和宗教革命。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著述核心思想都与这一切有关，包括1919年到1941年在法国流亡（直到逝世）时期的著述。

在俄国当时语境下，无论诗人、宗教哲学学者、启示论者，还是宗教革命者，对社会进步和革命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法，都不免空泛、不切实际、不适应主导的社会精神和情绪，无助于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并形成巨大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担当了这一任务，并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这部著作不仅展现了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生平著作的剖切分析与研究，也揭示了俄国文学的特点和十月革命的特点，对于我们理解白银时代的俄国有很高的价值。在20世纪中

期俄国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现在依然有不少国人对俄国文化怀有高度的兴趣,但本质上,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异质的,有根本性的、文明层次上的区别,从精神实质的根本来说,中、俄普通人依然互不理解,普通俄国人极少理解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儒道释,中国人,无论意识到与否,承认与否,血液里都含有中华文化之根的因素。而中国人,也只有少数研究俄国文化和历史的专业人士理解俄国人的精神和思绪——文化交流之难,可见一斑。

2008年,我在整理梅列日科夫斯基巨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译稿过程中,考虑如何书写“译者前言”和“后记”。除了阅读收集到的中外文图书,还在互联网上“请教”中外专家,寻找评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专著,以便按图索骥。

我看到了关于比利时根特大学(Gent University)妮尔·格里莱尔特博士(Dr. Nel Grillaert)的条目;她的研究方向是俄国东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等。因为有电子邮箱,便去信请教,说本人翻译完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巨著,请推荐对于这位作者的学术评论专著。很快得到回复,只有一句,实际上就是这本书的标题:“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 and the Silver 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伯尼丝·罗森塔尔:《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后来我自己查到了出版社、出版地点、城市和国家,以及出版年份:荷兰,海牙,马丁·希霍夫出版社,1975。在美国莱斯大学爱娃·汤普逊教授帮助下,找到了该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书译本,负责人在赴欧洲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图书展销洽谈会期间,经过多方努力才得知版权归于作者管理,又设法和作者取得联系,才解决

了版权问题。

另外,南开大学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王志耕教授帮助我找到一篇讨论梅列日科夫斯基巨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论文认为这部巨著乃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部著作的指导性的著作,是他浩繁著述的顶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该文十分有助于阅读格里莱尔特推荐的这部著作。其中有一段可以说既是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总结,也是对《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一种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的总结:

他“突然变得高大,毫不退让地向我们走来”。

……于是,在一百年之后,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向我们“走近”,而且,用我们一位同时代的话来说,他的“梦游症患者的眼睛”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召唤我们去寻找作家之谜的谜底,去努力理解时而是十分理性判断的,时而是洋溢着爱和真诚的、谈论近在眼前诸事的话语……

从实质上说,这部著作开始了梅列日科夫斯基成熟的创作时期;这部著作恰恰在现在返回自己的读者面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新的几代人,就像在一百年以前那样,身处旧世界的废墟之上,急欲解决“折磨人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生活、生活的外在的规则、既定的形式,另外一方则是与这些规则和形式矛盾对立的深刻的内在的需求”。他“展现文化和宗教哲学种种探索(不是来源于一个根子吗?)的业绩”在今天依然极度地诱使我们前往一个秘密的远方。一种深刻的感觉无意识地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展示真理,那就不能沿着赤裸裸的逻辑、赤裸裸的思想的图景去接近它,而是要沿着一系列深刻得多的发掘的图景、宗教哲学的和艺

术观察的途径。

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就像他的研究著作中的人物那样，“正在向我们走近”，我们受到了诱惑：要把“指责改变成为赞扬”，这不仅是还给他以本来的面目。同时，说自己只需要“和读者保持联系”，对于这种联系的“珍惜，高于他自身”。并非“文学的外在的成功”，而是“在对合一的敬爱之中，和读者的活的联系”。“在冰水中，索取火焰”，直到自己最后的日子，他都没有放弃这个希望。今天，新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在寻求新的理想，“火焰”正在“融化”坚冰。

我们感觉到，今天的俄国，仿佛和大约一百年前的俄国有共同之处，又正在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力求把俄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伟大国家。这一点让我们也联想到中国如何才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伟大国家。如果说历史是按螺旋上升的方式前进的，中国和俄国，尽管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俄国人绕不开东正教的文化精神底蕴，我们中国人绕不开儒道释文化精神底蕴），但在这一点上，面临的课题却颇有类似之处，我们和他们在讨论未来的时候，都常常返回到大约一百年前的问题上去。在过去的大约一百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苏俄被禁大约 70 年，在中国大陆，胡适被禁 50 多年，都是意味深长的记录。

所以，这篇论文译文作为本书附录献给读者，应该说是恰当的。

本书出版之际，向格里莱尔特博士、汤普逊教授、王志耕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倪为国先生、编辑杨宇声、编辑古冈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古冈先生是一位诗人，从审稿的质疑中可以见出对散文内在的节奏的重视，遑论对书中拙译诗句的修改，再谢。

杨德友 山西大学

2013年10月25日

致 谢

衷心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列夫·马格罗夫斯基(Lev Magerovsky)和国会图书馆塞尔吉乌斯·雅各布逊(Sergius Jacobson)和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使用收藏品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指导,衷心感谢尚佩恩-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泰米拉·帕奇穆斯(Temira Pachmuss)教授允许拜读她所拥有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的个人档案,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也要借此良机表达我对我导师的衷心感谢,感谢伯克利加州大学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olas Riasanovsky)教授,感谢马丁·梅利亚(Martin Malia)教授、西蒙·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教授和马文·佩里(Marven Perry)教授,他们在我写作论文的不同时期审读过手稿,并且提出宝贵提示和建议。当然,有关事实和解释的全部差错,我愿意承担。

衷心感谢《斯拉夫评论》的主编善意允许摘用原本刊印于该刊物的第 III 章的部分材料。最后,衷心感谢伯克利加州大学、美国大学女子协会和福德汉姆大学研究评议会给予资助,帮助作者完成这一论著的研究和写作。

目 录

译者前言 / 1

致谢 / 1

绪论 / 3

第一部分 艺术是存在论的活动：象征主义在梅列日科夫斯基
的世界中的作用(1890—1899) / 18

第一章 表达精神绝望的诗歌 / 28

第二章 象征主义社会精神的形成 / 51

第三章 尼采与俄国象征主义 / 79

第二部分 将凡俗神圣化：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
(1899—1905) / 115

第四章 “新宗教意识” / 124

第五章 基督教与异教的启示论的决断 / 147

第六章 改宗“第三启示” / 170

第三部分 个人拯救与社会拯救的启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

“神政协会”(1905—1917) / 196

第七章 宗教革命 / 210

第八章 神政协会 / 221

尾声 / 247

结论 / 257

附录 / 270

参考书目 / 351

索引 / 369

致 谢

衷心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俄国档案馆列夫·马格罗夫斯基(Lev Magerovsky)和国会图书馆塞尔吉乌斯·雅各布逊(Sergius Yacobson)和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使用收藏品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指导,衷心感谢尚佩恩-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泰米拉·帕奇穆斯(Temira Pachmuss)教授允许拜读她所拥有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的个人档案,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也要借此良机表达我对我导师的衷心感谢,感谢伯克利加州大学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olas Riasanovsky)教授,感谢马丁·梅利亚(Martin Malia)教授、西蒙·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教授和马文·佩里(Marven Perry)教授,他们在我写作论文的不同时期审读过手稿,并且提出宝贵提示和建议。当然,有关事实和解释的全部差错,我愿意承担。

衷心感谢《斯拉夫评论》的主编善意允许摘用原本刊印于该刊物的第 III 章的部分材料。最后,衷心感谢伯克利加州大学、美国大学女子协会和福德汉姆大学研究评议会给予资助,帮助作者完成这一论著的研究和写作。

绪 论

1

作为现代史的核心事件,1917年十月革命依然是历史研究和争议的主要焦点。不可避免的是,历史问题的概念与提出的证据是由历史学家关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欲望和这一革命不可避免的性质观点形成的。

1890到1917年间是特别重要的时期,革命力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1890年代,财务大臣维特(Sergei Witte)为现代经济奠基。他实现了许多经济目标,但强行开展的工业化也促成了革命运动的复活;其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的不稳定。在19—20世纪交替的时候,农民公开造反,被异化的和具有战斗气概的城市无产阶级开始出现,整个自由派反对派开始形成。这些团体都要求根本性的改革,其中包括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1905年,他们聚集了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制定出一部宪法和称为“杜马”的立法机构。但是,双方都不满意。帝国政府试图收回被迫给予的承诺,而反对派则试图谴责这个制度,说它是“伪立宪主义”。只有小部分的人士愿意和政府合作,政府却未必总是愿意和他们合作。政府希望富足的农民发挥革命刹车板的作用,于是颁布了斯托雷平改革,用以“米尔”(mir)著称的旧